

心若宁静，万物皆安；心若欢愉，世界皆彩。在这广袤无垠的天地之间，每一处风景都如同心灵的镜子，映照出我们内心的情感与思绪。当我们心怀宁静，山川河流、花草树木都呈现出一种恬静之美；而当欢愉充盈心间，即便是最寻常的景色也变得熠熠生辉，令人心醉神迷。让我们的心灵与风景共舞，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与多彩，让心灵与风景相互交融，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美妙。

眼里有景 心中有光

搁浅的网红

□ 陈利

有一处海滩，除了蓝天下的碧海，就是空旷无垠、人烟稀少的沙滩。突然一天，这里的热闹了起来，人们纷纷驾车前往，疯狂拍照片发朋友圈、录视频发抖音，沉寂多年的海滩顿时喧嚣了起来，一时成为网红打卡之地。

我最初在手机上看到这一画面时，感觉很美，夕阳西下，金色阳光洒满天穹与沙滩，勾勒出斜躺在滩涂上的大船，有的视频还配上凄美悲壮的《泰坦尼克号》主题音乐“我心永恒”，优美的音乐拨动你的心扉，演绎另一个版本的旷世爱情故事……就这样，搁浅的大船与海滩，以各种各样的视频在网上迅速走红！我决定前往打卡。

在导航上输入“龙港海滩”，立马就有详细的道路指示和精美的图片介绍，驾车从过去的县道分路，进入海南特有的“景区”公路，一边是宽广的沙滩，一边是高大茂密的防风林。

不会，你便行驶到道路的尽头，一片防风林中的简易停车场。下车后极目远眺，蓝天之下、碧海之上，一艘歪斜的海船静静地躺在滩上。船长有60米左右，高度起码有50

米，螺旋桨直径也有8米，排水量估计几千吨，船身不仅锈迹斑斑，而且还附着许多海洋生物。

这时，耳边传来商贩的喇叭声，循环播放着特有的叫卖：“无人机航拍沉船，抖音搜索。大海在龙港海滩，拍好看的船，搜索龙港海滩，无人机航拍沉船……”我没有上前打探价钱，但可以猜想抖音和视频号上许多视频，可能出自此商家。无人机高空俯拍沉船与人物，画面肯定震撼，再配上合适的音乐，点击量和流量一定不菲！

好奇心驱使我向当地人打听此船的来历。当地人告诉我，这是一艘外籍货船，前些年因触犯中国法律，被扣押并遗弃在不远的海上。不知是天意或是苍天发慈悲，怜悯这艘孤独漂泊在海上的大船。有一天海面上突然刮起了台风，掀起了大浪，把大船的锚链打断。台风和大浪没有让它沉没海底，成为鱼儿的庇护所，而是让它搁浅到人们可到达、可供观赏的无垠海滩，成为今天的网红打卡地。

为了感受氛围，我穿上了沙滩鞋，挽上裤脚，踩着细绵的海沙与浅浅的海水，一步一步向大船走去。蓝天下的沙滩上，搁浅的大船就是

完美的背景，一群身着大红大绿纱裙大妈、尽心尽职的摄影大叔、一对、对时尚的年轻人，嬉笑声随着轻柔的海风飘向空中。天真活泼孩子们只关心脚下的海蟹与贝壳，奋力挖掘沙滩下的惊喜，倾心捕捉海水中畅游的精灵。在海水比较深的区域，不时有勇敢者击水畅游……

我一步一步往前走，沙滩上海水清澈透亮，一会淹没脚背，一会淹没小腿，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暖洋洋的，不时还嗅到淡淡的盐味。俗话说：“看到屋，走得哭！”我走了好一阵，搁浅的大船似乎还在远方。可能是年龄和体力的原因，有些力不从心。好吧，我就远远地、静静地欣赏。

大海船搁浅海滩本身是一件意外，如果没有那场台风，它的命运有可能被拍卖抵押，或回收拆解，或回炉再造什么的。但一场台风改变了它的命运，让它来到人口密集、交通可达之地，成为网红。从此，不会说话、更不会表达情感的废旧钢铁，有了更多的来自天南地北的男女老少与之相伴。如果搁浅大船能够说话，我想它一定会感谢这个时代，让它得以逆天改命，从此不再寂寞与孤独。

再回首

“北龙过江”遇险

□ 韩玉洪

父亲生长在秭归旧州河，这里曾是秭归的州府，论打破木船的数量，峡江排首位。

旧州河江中，南北各伸出一道山梁锁江，中间不到百米宽，称为石门。船行至此，只能穿门而过。这里风平浪静，船来船往，物流正常。可是不知是何原因，北石门会间歇性地突然发出一股猛烈的暗流，将木船像箭一样地射往南石门外包，人们叫“北龙过江”。只听“砰”的一声巨响，船瞬间会被撞破并开始下沉，有时一天要打破好几艘木船。父亲讲了几十年前他经历的一次暗流。

那天，只有十多岁的他和旧州河所有的男子汉一样，估摸着北石门要发暗流了，就在街边隔江观望。暗流发出时，咆哮翻滚，将木船挤向南石门外包。这时全街的男子几乎会全体奔往江边，将数十艘小木船迅速划往出事的地点。果然，载货的木船被撞损，逐渐漂流下沉。施救船赶到时，会先救随行旅客和船工，然后上船抢救货物。

那天，打破的是一艘四川的盐船。父亲上船后，和大家一起将280斤一袋的川盐拎几袋放上施救船。根本就没有机会多拎，因为船舶出事时，不到十分钟就会沉入江底，所抢货物顶多只占运量的十分之一。就在施救船往回划的路上，船老板迅速砍烂几袋盐，将盐倒入船舱，马上泼上江水将其稀释。船靠岸时，就只看得见另一袋完整的水。这时，水保长带着十多个挎枪的盐保丁早已站在江边，数十艘施救船一律靠岸停靠三天，这叫归绑三天，谁也不能将施救船私自划走。在这三天时间里，水保长要和出事的船老板协商解决办法，并由当地出具出事和货损情况证明。事故处理完后，水保长向施救船收费，施救船才能散绑。对于船舱里的盐水，他也睁只眼闭只眼，让施救的人得一点好处。之后，船老板叫父亲他们帮忙推船的人挑几担盐水回家，自己则留下大部分盐水。父亲回家后，将盐水熬成数百斤白晶晶的川盐，这样可以食用好些年。在当时，一斤盐可以向农民换1斤大米或3斤玉米。

也有船老板故意将木船撞上南石门外包将木船打破，而人们去打捞也没有什么货物，这叫“腾空放炮”。其实，货物早被黑心的船老板在路上卖了，船上只放了少量的货物。对于这样的船老板，水保长一般会敲一笔钱，然后才出具完整的证明放人走路。

如果是煤船打破，命运就大不相同了，因为煤炭在川江很贱，谁也不会冒险去施救，煤船上的船工有可能就此丧命。如果是米船打破，施救船将米袋和船员弄上船后，便快速划往下游靠岸，将米袋隐藏起来，空船返回，说什么也没捞到，晚上再将米背回家。

1949年后，石门经过多次整治，航道安全多了，且蒸汽船逐渐代替木船，船舶出事的概率大大减少。不过，父亲在旧州河练就的驾船和施救本领，使他在新滩也能大显身手。

屋后梨花

□ 朱雪锋

忽如一夜春风来，千树万树梨花开。

我家屋后有一株梨树。在某个春日清晨，光溜溜的梨枝上仿佛被施了魔法般，缀满了粉白的梨花。

梨花确实很美，洁白如玉的花瓣宛如仙子的羽衣，清新脱俗。尤其是雨中的梨花，恰似一个娇弱动人、素雅高洁的女子，惹人怜爱。

而雨后的梨花，更是别有一番景致。它们漫天飞舞，纷纷扬扬，如雪花般飘落，铺满大地，仿佛给大地披上了一层梦幻般的白纱。

我家屋后原本并没有这株梨树。只因我酷爱吃梨，于是若干年前，母亲特意买了一棵梨树苗回来，种在了屋后的空地上。记得刚栽种时，母亲喊我过去帮忙，那时的我偷懒没有去。母亲便佯怒道：“等结了梨子，可不给你吃哟。”后来梨树长大了，结出了累累硕果，而吃得最多的人，便是我。

梨树从种下，到长大，再到结果，这中间的过程并非自然而然，而是需要有人精心打理。在这方面，母亲展现出了对果木的精通。她知晓何时该修剪多余的梨树枝桠，何时该喷洒农药以消灭果虫。

虽然仅有一株梨树，管理起来并不费力，但母亲依旧用心呵护。她只盼望着儿子能尽早品尝到那香甜可口的梨儿。

在母亲的悉心照料下，梨树苗茁壮成长，没过几年便开始结果了。还记得第一次尝到自家梨儿的那一年，梨树上结出的梨子并不多。母亲自己只勉强吃了一个，其余的都进了我的肚子。

反观邻居家也有一株与我家同时栽种的梨树，由于没有用心打理，梨树上结的梨子寥寥无几。即使偶有几个，也是品相极差的病梨，与我家满树的大个儿梨相比，简直天壤之别。

梨花盛开的景象，美如画卷。那千万张笑脸，美丽而温暖，让人心生向往。

清晨，梨花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迷人的花香肆意飘散，仿佛在诉说着春天的柔情蜜意。

中午，阳光洒在梨花上，它们娇艳欲滴地盛开着，宛如精灵般清纯可人。那如雪片般细腻的花瓣，点缀在翠绿的嫩叶之间，使得这春色愈发清新动人。

傍晚，梨花纯洁无瑕，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，绽放在这美好的春光里。

夜晚，梨花如同繁星点点，与碧绿的嫩叶相互映衬，如诗如画。那一片片洁白的花瓣，宛如天边的云朵，如梦似幻。

燕子来时新社，梨花落后清明。梨花也是春天的使者，它们在清明时节绽放，为世间带来一抹温馨。当梨花随风起舞时，花瓣纷纷飘落，犹如一场浪漫的花瓣雨，让人心中涌起无限情思。就让梨花捎去对亲人的思念，也通过梨花回忆跟亲人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。

又到一年梨花绽放时。这不仅是开在我家屋后的一道靓丽风景，更是开在我心间的一道动人风景！那甜甜的梨儿，甜在我嘴里，更永远地滋润在我心里！

河流

□ 庞步高

桥上的霓虹照射着河流
仿佛闪闪闪烁的火焰
在涟漪里荡漾 战栗
汇聚了一个春天的流水
在晚风中唱出心底的爱情

最后一朵桃花
从四月的枝头坠落
随河水远逝
飘荡着烟雾般的忧伤
岸边的垂柳窥视着腰肢
河床里落满星辰的眼睛

此刻 它跳动的心脏
奏响大地的音符
我们与河流紧紧相依
如花朵与树枝的缠绵
飞鸟与天空的守望
温暖与阳光的相伴

四月的河流啊
你是生命的旋律
你是大地的诗篇
在你的怀抱中
我们找到了永恒的春天

翠色和烟老

□ 章铜胜

了，也不送。雨来了，一片迷蒙。天晴了，依然是满目的明媚，满目的翠蓝。

翠色如烟般浓时，农事已盛，田畴将老。田野上绿色如织，纵横的阡陌，也如织。在那片翠绿之上，我遇见两位古时的农人，他们身穿深色布衣短裤褂，脚穿有襟带的新草鞋，在逼仄的田埂上，相遇，寒暄。行者，荷锄侧身而立；担者，挑两竹筐桑叶，面向村庄，匆匆而行。雨过天晴，朝阳烁金，金色的笑容也停留在他们的脸上。此时的乡村是忙碌的。他们匆忙相遇，相互点头招呼，丢下三言两语，复又于匆忙间各自东西。

草盛豆苗稀，荷锄者大概是匆忙赶往自家的豆田去锄草吧。而担者呢？昨夜，听得蚕匾里的蚕声沙沙地响了一夜，如窗前细雨密织的沙沙声，听来，总是喜忧各半的，喜的是桑蚕又长，忧的一夜新桑又能发几枝呢？清晨，担者的脚步就追着一片沙沙声赶到了桑田里，节奏也是急促而欢快的。此时，在朝阳的斜晖里，急促负重的担者，也如一只老蚕，蠕动在一片翠绿的桑叶之上，匆忙而又欢欣。

桃红褪去，柳树渐浓，翠色和烟，山村渐老。山村在翠色里醒来，屋舍俨然，鸡鸣犬吠之间，蛙声绕村萦回，乡亲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村庄，牵牛扶犁，荷锄肩担，散落在田野如翠的绿色里。

田野里的人多了，反倒显出了空旷。河流如琉璃，早已涨满。水满流缓，波平如镜，如一面深翠的大镜，映照着如烟的翠色和日日生暖的云烟。

缤纷的春花，在十里春风、万千雨丝里，挤挤挨挨、绵绵密密地热闹了一场，也就匆匆地谢了。春天需要这样的一场匆忙，春天也需要这样时光浅意的表达，它让你眼花撩乱，也让你莫名地生出些许怜惜和伤感的情绪。

在桃红柳绿的浅意阑珊里，春天渐渐有了稳重的模样。近处，艳丽纷繁的花谢了，只剩了深深浅浅的翠绿，一派清明的景象。远山空明，在天际，随意涂抹着浓淡淡淡的翠蓝，却是明朗的。绿色染翠，生出了淡淡的烟，蓝色翠染，浮出了浅浅的岚。而在如烟似岚的翠色里，春天就老了。

翠色和烟老，是梅尧臣《苏幕遮·草》里的句子，在长亭远道、梨花落尽、残阳满地的铺垫下，突然就被这几个字刺痛了，再回看雨后江天，忽又心怀释然起来：翠色终究会老。在春天，年年翠色年年新，年年翠色也会年年老。

满目翠色，是老成，是藏着小心思的希望。桃叶的翠绿里，藏着毛茸茸的桃实；杏树的浓密里，藏着涩涩的青小；梨枝的空隙里，藏着酸涩的青梨。可是谁也藏不住，谁也瞒不住那些日日增浓的翠绿。那片翠绿是善解人意的，它们在东摇西摆中长大，变得浓密如冠盖，也在风雨丽日里始终保守自己深藏着的秘密。

远山坦荡，在一抹浓淡无意的翠蓝里微笑，任那浅岚淡雾开开阖阖，来来去去，依然是那飘动着的一抹，依然翠蓝如新。云来了，不迎。风去

